

L I Z H U A N G W A N G S H I

李庄

岳南◎著

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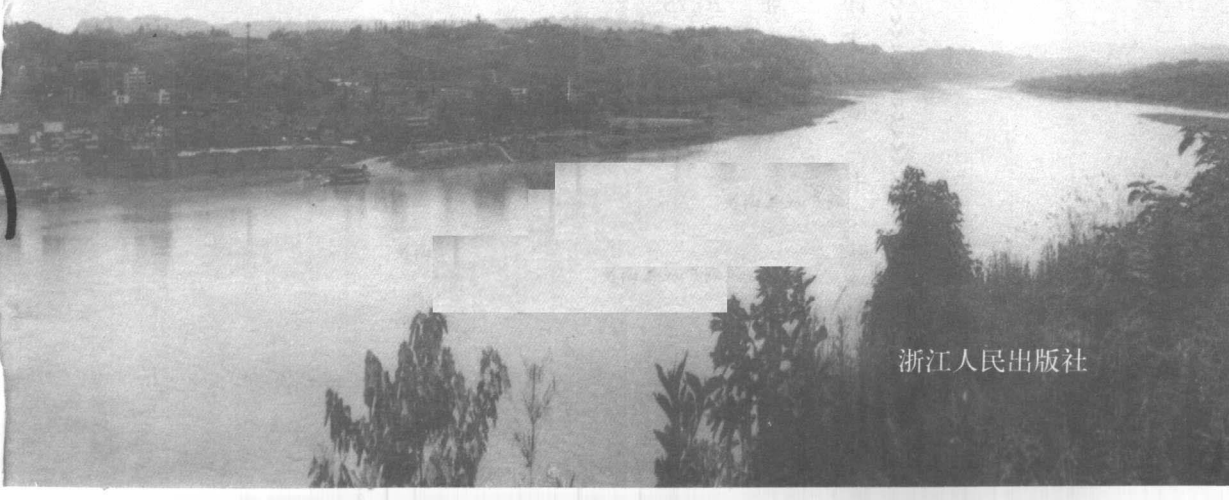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岳南◎著

李庄往事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 / 岳南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8
ISBN 7-213-03095-7

I. 李... II. 岳...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J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9153 号

李庄往事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

岳南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责任编辑 汪维玲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朱晓阳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3 万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0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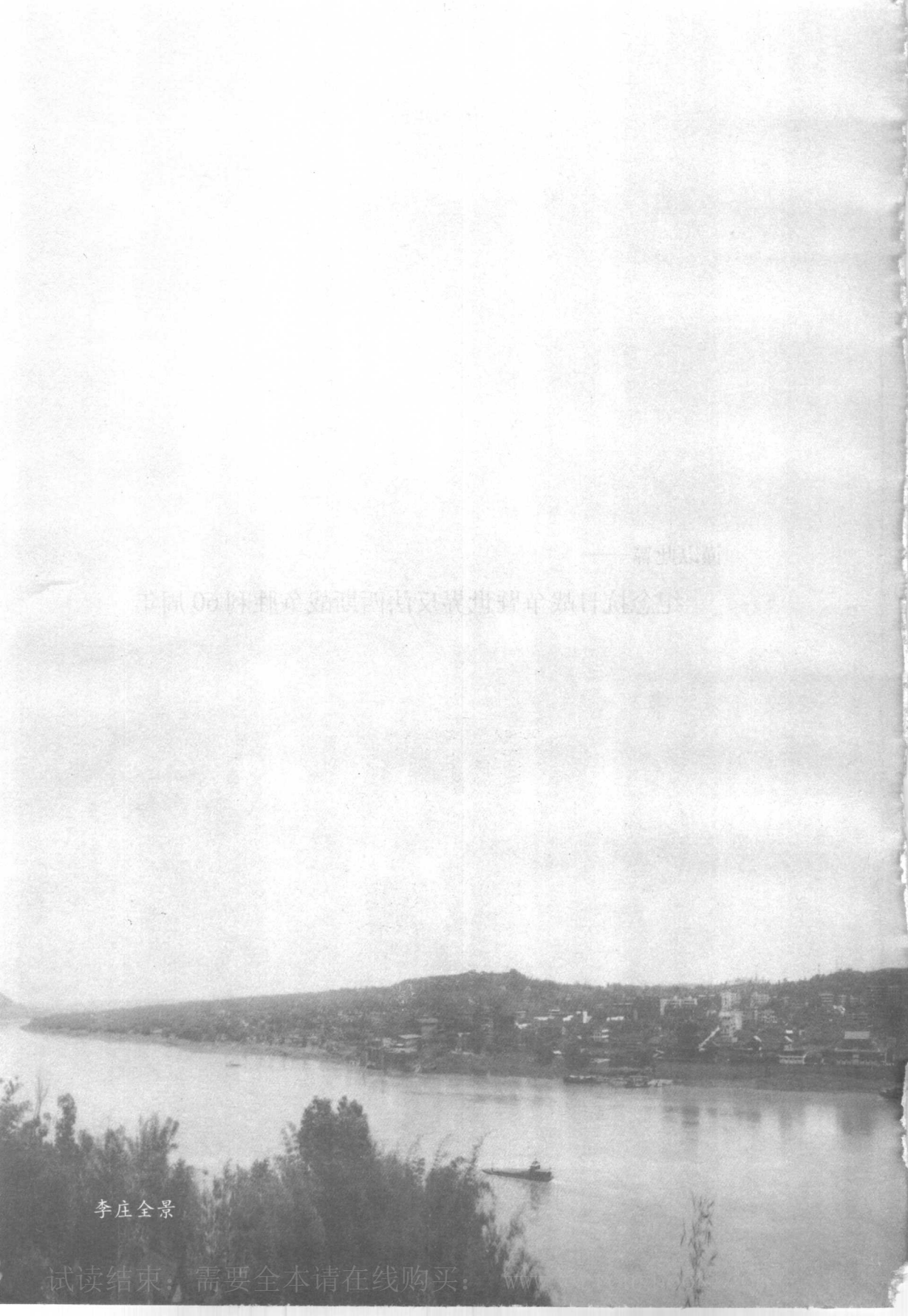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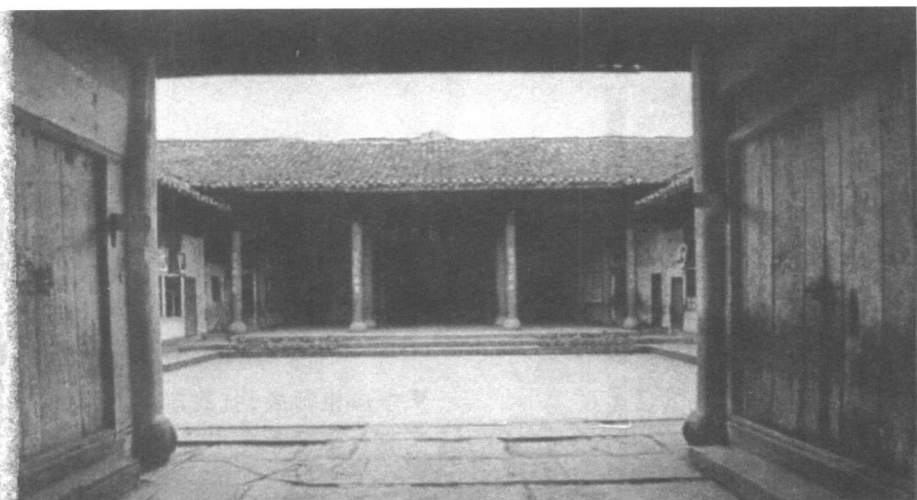
谨以此篇——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李庄全景



▲李庄张家祠,抗战时期中央博物院迁驻此祠内。



▶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旧址。



◀李庄栗峰山庄(即板栗坳),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质研究所住地(梁思成摄于1942年)。



▲李庄东岳庙,抗战时期
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

▼李庄祖师殿,抗战时期
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



▼李庄南华宫,抗战时期同济大学理学院
旧址,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此教学多年。





▲ 同济大学在李庄期间的首任校长周均时（任期 1940—1942）



▲ 同济大学在李庄期间的第二任校长丁文渊（任期 1942—1944）



▲ 同济大学在李庄期间的第三任校长徐诵明（任期 1944—1946）



▲ 傅斯年



▶ 李济

▶ 傅斯年在李庄板栗坳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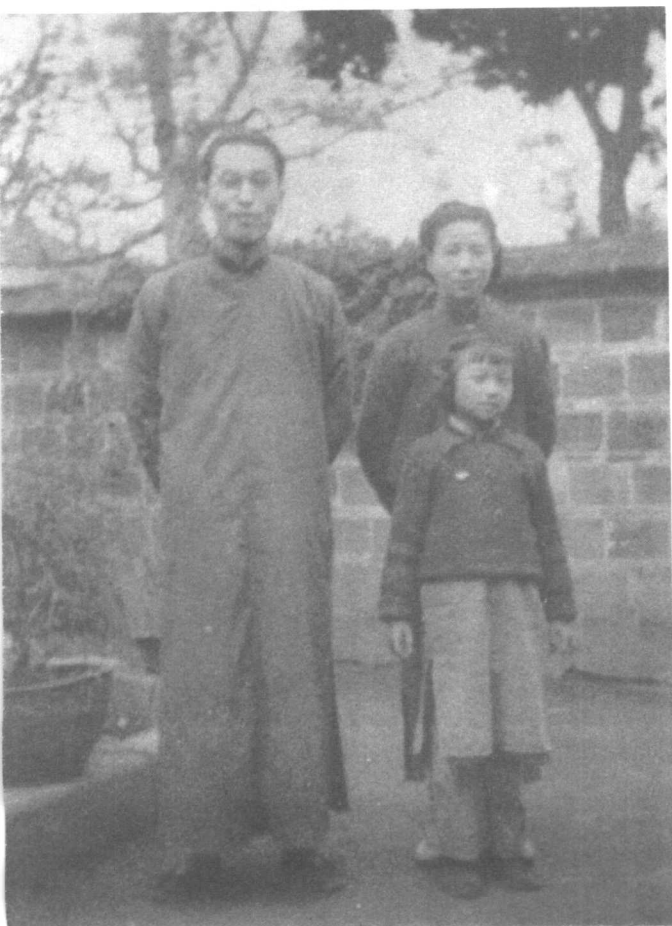




▲ 1930年前后林徽因于北京



▲ 抗战时期林徽因
在李庄家中病榻上



▲ 梁思成

◀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

长沟流月去无声（代序）

岳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李庄往事》即将杀青付梓，他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我对文学没有太多研究，很少在这方面发言，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 and 方式来描述真人真事，而不是向壁虚构，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亦略知一二，因而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6年的我，觉得有必要为此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这一民族伟大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科学、教育界纷纷南迁。而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的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同其他学术机构一样，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大人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交谈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中国首府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但准备工作还是认真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中研院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其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内地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于波滚浪涌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3年多的石头城，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由于日军步步进逼，前方战事吃紧，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3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

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昆明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的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乱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学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内一家院落住了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6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入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藉藉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边陲这个乡村小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就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博、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而言,李庄6年,算是抗日战争时期较为安定的一段日子,生活虽然清苦,甚至可以说是困难,但处在民族危机的环境里,大家所过的日子都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度时艰”吧。听说早先的李庄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便利条件,一个不大的小镇,才有了“九宫十八庙”和若干大庄园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1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小镇已经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景象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记得当时李庄物质条件已不是很好,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而得不到及时治疗。迁来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学所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两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去世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这样的不幸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去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

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住上几年,那这块土地的文化积淀和色彩就更浓重了。其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而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差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入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人文大师失之交臂。

尽管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如此艰苦与不尽如人意,但迁往李庄的学者与青年学生们还是默默承受了。据我有限的了解,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的研究工作仍有一定的开展,部分出土的铜器、陶器和陶片得到开箱整理、分类,并写出了研究报告的初稿。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就是他本人亲笔在石印蜡纸上用药水逐字书写完成的,他主持的甲骨文拓片和研究工作进展得也较为顺利。中博筹备处的人员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可以说是维持了一个能开展工作的局面,许多中青年骨干如吴金鼎、夏鼐、李霖灿、曾昭燏等,都是在昆明和李庄时期充实进来并参加了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克服了内外各种困扰和精神上的痛苦,做出了世所公认的成绩。我所就读的同济大学,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抗战后期还有所发展和扩充,近千名学生由此毕业奔赴国难期间最艰苦的四面八方。

岁月如梭,一晃60多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李庄往事》,令我感触良多,可谓百感交集。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并知道他在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这些作品大多是以一个考古发掘事件为基点,牵出相关的人物,借以展开各种悲欢离合、命运起伏的故事,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而这部作品明显地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多侧面地对相关人物命运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以及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庆幸的是,岳南在这一点上下了苦功,付出了大量心血,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他通过实际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编排和艺术创造,这样,一个真实的李庄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在这个基点上,他对涉及的人物,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历史性的关照,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以及工作业绩,做了大量的采访、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从而写出这样一部既有相当的包容性,又不失历史

李济的儿子、现为人民大学教授的李光谟于2004年5月与夫人在李庄祖师殿前留影。抗战时期，祖师殿为同济大学医学院所在地，李光谟教授曾在此就读。



真实与深刻度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作者的努力和作品达到的艺术境界而感动。尤其看到那些我熟识或不熟识的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的老一代学人，在

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人生际遇，想起他们当年所散发出的满腔的爱国热情与理想追求，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李庄往事》向人们所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阙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李光谟
乙酉年端阳节前



目 录

MU LU

长沟流月去无声(代序)	李光谟
序 章	1
第一章 大溃退	9
平津沦陷	9
长沙遇故知	15
风云际会	22
第二章 流亡西南	37
再见岳麓山下	37
在昆明	47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54
第三章 万里长江第一古镇	66
三大家族的兴起	66
从昆明到李庄	77
“中研院吃人”事件	95
第四章 险象环生的山坳	101
揭开“吃人”的秘密	101
梅贻琦来到李庄	109
史语所被劫案	120
第五章 李庄剿匪记	126
蒋介石发出密令	126
川南匪患	132
沉尸扬子江	141



第六章	乱离之世	147
	金岳霖的梁家情结	147
	梁思成与林徽因	155
	傅斯年辞职别重庆	163
第七章	雾中的印痕	168
	傅斯年上书朱家骅	168
	悲情李济	181
	彭山汉墓的发掘	184
第八章	山坳里的学者们	189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189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	205
	十万青年十万军	218
第九章	国土重光	228
	泪花溅街头	228
	战后的北平与李庄	236
	“江南才女”的心中之痛	241
第十章	我东曰归,我情依迟	251
	同济归海	251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258
	山中,走出四对情侣	265
第十一章	南望北归	277
	还都南京	277
	去留两徘徊	285
	吴金鼎、梁思永、林徽因之死	289
	豪门硕儒的毁灭	296
尾 声	不思量,自难忘	305
鸣 谢	316
主要参考书目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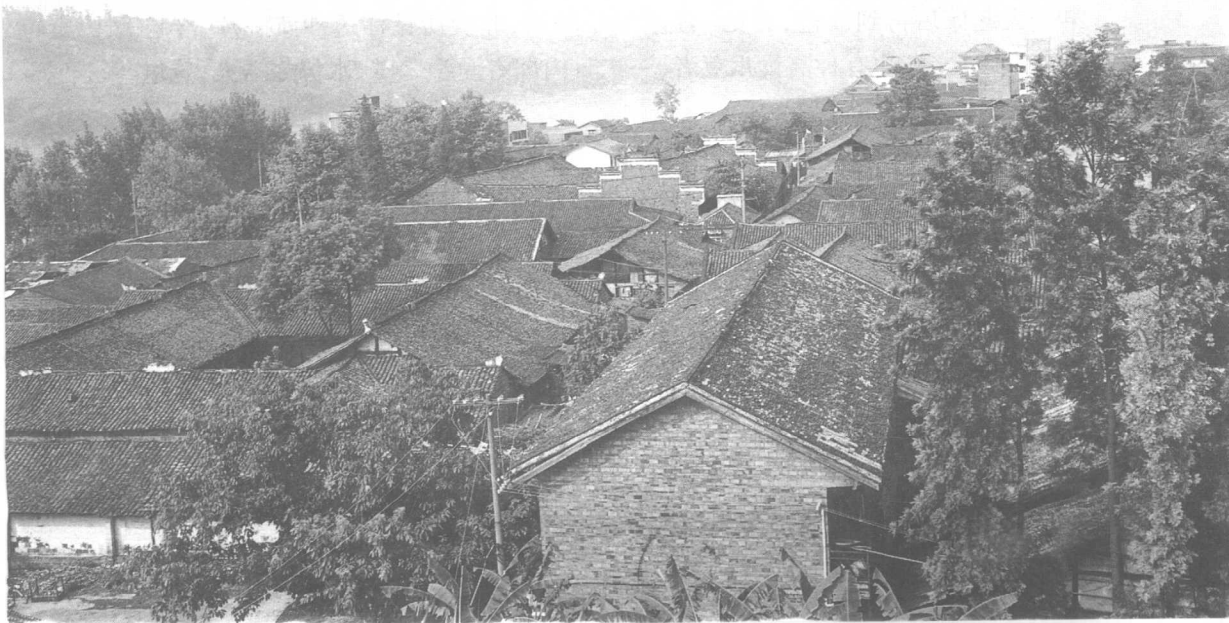
序 章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梅贻琦和他的同事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赴乐山、成都一带参观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再是由昆明迁往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答辩，郑天挺兼职该所的副所长，罗常培身为直接授业的导师，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去乐山一线的长江边上，此行正可一举两得。当然，除了这些，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顺便看望一下战时流亡到李庄的老同事、老朋友。

梅贻琦自5月中旬先行抵达陪都重庆，郑天挺、罗常培随后飞至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长江第一古镇李庄临江一角



自1940年始,日军飞机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这一年的招生工作因此推迟,7月份统考完毕,一直拖到10月才发榜。为应付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西南联大校委会决定,在长江上游泸州以南,川、滇、黔三省边境交会之地的偏僻小城——叙永成立联大分校,该年入学的新生全部迁往分校上课。于是,600余名新生在负责分校工作的杨振声、樊际昌两教授带领下,踏上了入川之路,于次年1月中旬到达叙永。虽比正常时间整整晚了四个月,但总算把书桌安了下来。

此前的6月5日,当江水开始上涨,尚未形成滔天之势时,梅贻琦等从重庆乘船经泸州转陆路到过西南联大叙永分校。那时,整个行程已不顺利,所见所闻更是令人扼腕长叹。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四川,文化衰微,经济凋敝,整个社会混乱不堪。一条陈旧的轮船,原定4点钟起航,不知是机器发生了故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拖到9时才成行。又因临时安插了几十名持枪的兵差,船舱内外显得拥挤不堪。对此,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民族衰败,山河破碎,这些为家国存亡提着脑袋奔走于硝烟战场的热血汉子,此时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当更感苦痛。梅贻琦等人发现,“兵士们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时分,“门外有两兵以水冲辣椒末儿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望之顿感悲凉。

自叙永分校返回泸州后,情况更有些不妙,此时江水已成狂暴之势,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待第二天起床后再到江边,又见“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

除了心中一连串的“惊叹”,更多的是焦虑不安。泸州到李庄这段5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遭逢战乱,又赶上夏季暴雨期来临,既没有车,也没有船,何时成行,无人能说得清楚。梅贻琦等连呼“倒霉”,只好在这个江边古城踟蹰徘徊,望江兴叹。苦苦等了9天,总算得到了有船上行的消息,于是在27日天色微明时分,三人匆忙洗漱,离开旅馆,各自提着行李,紧随一群乱哄哄、闹嚷嚷、破衣烂履、背篓挑担、呼儿唤女的人流步行到江边码头,踏上了一艘拥挤吵闹的长丰轮,迎着狂奔暴涨的扬子江水,一摇三晃地往上游行进。下午3点40分,船